

写春联

文 | 李志峰

提起写春联,我的脑海就会浮现小时候这样的场景:白雪皑皑的腊月天,室外滴水成冰,屋内炉火通红。一张黝黑锃亮的炕桌摆放在火炕正当中,铁炉上铜壶烧开了水,嗤嗤地冒着白气,老先生洗净手,打起盘腿来,摆放好砚台,铺摊开红纸,叠好米字格,一手研墨一手拈着花白的山羊胡须若有所思。须臾,从坑沿边的大碗里捞出了早已浸泡好的中号狼毫,饱饱地蘸了一通浓墨,一气呵成写下寓意着三阳回台、四序来祥等迎春的吉祥联句。

字可写草书、楷书,也可写隶书、篆书,其间亦可法碑帖,学张迁、曹全、张旭,也可师唐楷,写颜体、欧体、赵体,喜好追随书者的性格,但也要问寻求联者的意思。楷书中规中矩,稳重老实,但要写好楷书没有三年五载的功夫上不了手。章草则有显摆和吓唬人的嫌疑,村里识字的人不多,研习碑帖的人就更少,一副对联能认得三两个草字就算不赖了。写得最多的当属行书和隶书,一点一横堂堂正正,一撇一竖意味深长。写完一副大字,如卸重任,搁下手中的笔,揉一团草纸,小心翼翼地沾掉对联上没有渗透的墨汁,两个人各持一头,拉展捋顺,恭恭敬敬地平铺在地上,一圈人围着对联左观右看,又兀自品头论足,更有书者雅性大发,抿一口火炉上煮得正旺、飘着浓郁香味的代州贵喜黄酒,闭上眼睛,晃着脑袋默念几遍,良久,红红的脸上终于露出满意、温暖、幸福的微笑。

写春联在我们老家很常见,也很庄重。这个四面皆山的小县城,名叫鹤城。尽管一出门就是沟沟壑壑,夹峰对峙,土地贫瘠,老一代人有的甚至一辈子也没吃过一顿饱饭,但自从北宋年间寺坡上出了个岑山书院,“文风涸洞”就成了小县城的雅名。因此,打我记事起,读书练字写文章就是父亲耳提面命的话题。所以县城里的小学,从小就有描红练仿引的沿袭,几年下来,没有哪个小孩不会写毛笔字,没有哪个先生不会吟几副对联。如此传统,一到腊月,识几个字的,平时坚持练字的小孩,便会被大人推将出来张罗着写春联。仿佛很配合的样子,与此同时,左邻右舍的人都缠到家里央求一副春联,沾沾小孩的喜气才气,昨天的小顽童俨然一副大秀才的样子。

在我们巷子里写春联数谁的字好对联好,我不敢妄加评论。但往往有一两个是冒尖的,写的自然比别人多些。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更久、更足。预约的人在腊月前就提前说好,有的赶早提着自家酿的黄酒,有的刚杀完年猪提着二指宽的五花肉上门来。但也有像我这样的,字写得一般般,大部分时候都是自己倒贴红纸,白白辛苦,写完春联最多收到一句话,“孩子的字写得不赖,小小年纪就有出息”,

为这一句话,父亲会高兴一阵子,哼上几天小调,宽阔的亮脑门更展了,走路身板也更硬强了,好像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也没有那么难捱了,我和弟弟也会被特批两天假,不用碰书本,可以四处撒野……虽然接下来的日子只能顿顿吃土豆山药蛋,买红纸的钱要从牙缝里抠,一分一厘地去攒,但是在父亲心里,他这样一个子然一身无依无靠的小知识分子,能从小山村一步步走到县城安家落户,还培养出一个会写春联的子弟,已经算是莫大地满足了。写好的春联自然有人来取,取回去的春联一定要在年三十赶在中午吃夜饭之前完成,喻义新年新气象。但不管怎样,贴春联是两个人的事,一个人站在门框下,一个人搬条板凳,瞅好门框的高度及宽窄,定好位置,用秃头笤帚蘸上一团熬好的白面糊糊,上上下下涂在门柱的边沿上,板凳上的人小心地接过递上来的春联,双手轻轻捧在胸前,慢慢覆到粘满浆糊的门台上,摩挲铺开,撵展放平,回头问下面的人:“高了吗,低了吗,歪了吗,正了吗”一直调整到最佳位置才肯罢手。

一般的人家贴到这里也算把春联的事干完了。可精致的人家,还要从大门到家门都贴得红彤彤的,“福”字一定要倒着贴,门口一定要贴个“出门见喜”,长辈家里土炕正上方必须贴一幅“身体健康”。最有趣的是我有一位老先生,写了一辈子字,撰了半辈子联,年前精心准备了一副篆字春联,和侄儿贴了一上午对联,在贴大门春联时,临时有事返回屋里取了样东西,出来一看,“不得了”,原来侄儿等不到伯伯来,自作主张一个人贴起了春联,一时着急把上下联给换了岗,平仄没有分好,对仗缺了讲究。老先生那个着急呀,抓耳挠腮直跺脚,还呆愣着干啥?赶紧用手抠吧,长指甲一抠一个冰道道,再张嘴呵气接着抠,山羊胡子沾满了浆糊,红纸上多了几个霜花花,木已成舟,字已上墙,取不了喽……一个春节,只要听到有人从大门口路过,先生就会从家里冲出来,自言自语道:“倒贴哩!贴倒哩!福倒福到,春联倒……”

如此这番,年关的写春联总算告一段落。街巷里一些上过学的人,便在初一上午,和着暖暖的阳婆,背着手边踱步边指手画脚,沿街来回溜达,欣赏春联红艳艳的恢弘之气和书卷之气。

这股子浓郁的墨味儿,和着红火火的生活,拌着甜甜的年味,像一团春日暖阳伴我度过了物质匮乏的童年。现在每每回味这段往事,总感觉年少时的苦生活因为有了写春联的日子而不再乏味。其实,这些年来我们又何尝不是在写春联——在人生的红纸上各自比着劲儿,攒着劲儿,朝前写,朝前走……

小时候,特喜欢过春节,老百姓俗称过大年。

作为一名70后,孩提时对春节总是充满憧憬,唱着“过大年,响大炮,又吃好的又热闹的”儿歌,热切期盼着春节快快到来,因为伴随年的来临,会有平日不常吃的白胖胖的麦子面花馍、香喷喷的猪肉大葱馅饺子、有省外工作的舅舅千里迢迢寄回来的稀罕糖果,更有巧手母亲精心裁剪制作的漂亮新衣服,大年初一,母亲还会用粉色绸子扎成好看的蝴蝶结系在我的小辫上,至今我都能忆起蹦蹦跳跳跟着父亲给长辈拜年时的快乐与满足……

进入腊月二十三,空气中就开始飘散着年的味道。农家小院里主妇们对置办好的年货蒸、煮、煎、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,能干的母亲也忙碌起来,大铁锅里每天热气腾腾,白面花馍、豆馅包子、金银卷(白面和黄米面各占一半),纷纷出锅,连高粱面也分出等级来,上好的高粱面加上葱花、花椒面等调料在大铁锅里烙成圆圆的薄饼,

春节情怀

文 | 闫慧娟

猪肉、羊肉也在年前就炖好、炒熟……这些提前备好的食材会集中盛放在没有生火的南屋大瓦缸里冰起来(那年月没有冰箱,阳光直射不到的房屋就成了天然的大冰柜),等到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期间招待上门串亲的亲朋和自家人食用。

毛笔字写得极好的父亲腊月里也忙得不亦乐乎,下班回来总无暇帮衬母亲张罗家务,因为一项光荣的“任务”在等着他,几乎全村里过年张贴的对联都期待着父亲给写出来,乐善好施的父亲来者不拒,乡亲们送来要写的对联纸一卷卷堆在柜顶,父亲的毛笔和砚台也从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响起爆竹时才会收起,因为总有粗心的乡亲还会急匆匆找来补写点什么。为加快进度,父亲写对联时,放寒假的我和妹妹就

成了父亲的好帮手,到了晚上父亲在灯下龙飞凤舞,母亲把炉火拾掇旺了,我们姐俩负责把写好的对联摆放在铁火炉周边,等到墨迹晾干后再一副副对应收好,而一不小心沾点墨光是有的事。对一些精彩的对联词父亲常会边写边念出声来,于是耳濡目染中,脑海里游进优美押韵的对联也成了课外福利,伴着墨香入眠也成为童年寒假里年复一年的特有待遇。

如今人到中年,我依然对春节情有独钟,喜欢着春节时家家户户窗明几净、笑脸如花的祥和,开心着外地求学的儿子归来时的热闹团圆,快乐着陪老爸老妈唠嗑团聚的浓浓温馨。

春节来了,漫步街头,红灯笼、红对联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,拜亲访友,私家小来来往往,好时代好生活,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醉鼓

王旭宏 摄



从我记事起,在妈妈家过年,年味浓烈。

一过小年,奶爸妈就开始忙乎了,浓浓的年味就弥漫开来,奶爸妈开始打扫家,蒸馒头、炸油糕、蒸蒸肉、蒸丸子……我和三个哥哥也都放假了,奶妈会指挥我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

蒸馒头一般在白天,奶妈一大早就开始和面,放在炕头上饧着,面饧好也就快中午了,奶妈就开始做各式各样的喜馍,有佛手、兔子、面鱼、花篮……一般奶妈也会让我练练手,我就会学着做,奶妈还不时鼓励我:做得不错,小肉手还挺巧的,于是我就会更加信心百倍,往往是弄得脸上、身上、地上、案板外边全是面粉,奶妈脾气好,也不说我,笑呵呵地传授着她的手艺。大造型的钱山,是三角形的,主要是枣和面组成的,上面会做一条小蛇,蛇嘴里含着一枚硬币,再做一个兔子的造型,代表来年“蛇盘兔必定富”的美好寓意;还有大枣馍,是圆形的,由好多个小造型粘在一起,代表团团圆圆、甜甜蜜蜜的含义。

小时候的年味

文 | 田旭萍

蒸蒸肉和蒸丸子一般就到晚上了,奶妈先把好多土豆在大锅里煮好,趁热剥皮,再把土豆压成泥,和上粉面和切好的猪肉,拌上各种调料上锅蒸,需要蒸四五十分钟,伴随着雾蒙蒙的蒸气,屋子里弥漫着蒸肉和丸子的香味,我和三个哥哥兴奋得不睡觉,都在炕上等着,一般蒸好就到半夜了,出锅后奶妈会给我们每人切一块蒸肉和夹几个丸子,于是我们就美美吃一顿,才会心满意足睡觉去,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好幸福。

年三十的下午,奶妈忙着炸油糕、剥饺子馅,奶爸担水扫院子,大哥二哥帮着奶爸垒旺火、贴对联;我和三哥下午早早换上奶妈做的新衣服,在街上和其他家的娃们跑来跑去,看谁家院门上的对联和楼纸好看,都觉得自家的好,为此还会争吵起来,哈哈,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浓的年味。

初一一大早,天还黑乎乎,奶妈就把我们都叫起来了,奶爸早就把旺火点着了,奶妈做的各种菜也早早摆好了,我们本来迷迷糊糊地,一闻到饭香屁溜就都起来了,奶爸已经在院子里叮叮当当、噼噼啪啪地放起鞭炮了,我们那里讲究初一早饭必须在太阳出来前吃了并收拾完。

吃完饭奶妈就安顿我们去同村的大爷家、舅舅家和姑姑家,还有叔叔家拜年,奶爸妈在家等着其他的亲戚来拜年,我和三个哥哥挨着转一圈,他们都会给我们每人两到五角压岁钱,还有口袋里满满的糖果、核桃、花生、柿饼之类的,回家后我和三哥就会锁在自己的小抽屉里,留着慢慢吃,压岁钱奶妈会让我们买本和笔,开学了用。

现在想想,小时候的年,就是奶爸妈忙乎的身影、满脸的笑容、知足的眼神;就是我们的新衣服、噼啪的炮声、院子里的旺火、超不过两元钱的压岁钱和满口袋的糖果;就是村里每条干净的街、每户院门鲜红的对联和随风飘荡的楼纸;就是正月里人们的笑脸和见面说着的祝福语……